

大力發展綠色金融 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專訪民革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何杰

(上接A1版)

在此背景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出部署,《意見》的發布是要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有關精神,是首次對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出系統謀劃和總體部署的頂層設計文件,明確了總體要求、主要目標、實施路徑,提出全方位、全領域、全地域推進綠色轉型,對於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證券時報記者: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綠色金融在其中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何杰:推動全社會綠色低碳發展涉及的行業多、投資週期長、資金需求大,綠色金融的核心功能在於引導和優化金融資源配置,解決環境外部性內生化的問題,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籌集資金。

從政策端看,我國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是落實雙碳目標。自去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綠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之後,今年4月,人民銀行等七部委自2016年後第二次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將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的綠色轉型納入綠色金融支持範疇,提出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激勵機制,這體現了我們綠色資金的投入重心從過往的環境污染治理轉向了氣候治理和碳減排領域。

從市場端看,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推動“綠色轉型”的成效也逐步凸顯。綠色信貸方面,截至2023年末,我國綠色貸款餘額達30.08萬億元,同比增長36.5%,高於各項貸款增速26.4個百分點。其中,自2021年公布數據以來,投向具有直接和間接碳減排效益項目的綠色貸款佔全部綠色貸款的比重始終在66%以上。碳減排支持工具方面,國家兩次延長該階段性支持工具的實施,目前已明確延長至2027年末。截至2023年12月底,碳減排支持工具餘額為5410億元,支持金融機構發放貸款超過1萬億元,帶動碳減排量超過2億噸。

證券時報記者:從《意見》本身來說,綠色金融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有哪些側重點?

何杰:一是加快培育節能環保產業。《意見》提出,到2030年,節能環保產業規模達15萬億元左右,相較於2022年幾乎要翻一倍。節能環保產業的六大細分領域都將迎來巨大增長空間,這也是當前綠色金融支持的重點領域。

二是加強金融賦能傳統產業綠色轉型。《意見》明確提出大力推動鋼鐵、有色等七大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並提出支持研究制定轉型金融標準,為傳統行業領域綠色轉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據測算,從經濟活動規模來看,我國綠色經濟活動僅佔全部經濟活動的10%左右,而轉型經濟活動的規模比綠色活動大得多,這些轉型產業到2060年的轉型資金需求超過百萬元。

三是支持中小微企業綠色低碳發展。《意見》提出加快培育有競爭力的綠色低碳企業,打造一批領軍企業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的資助力度,這將引導綠色金融縱深發展。當前我國中小微企業數量極其龐大,但綠色金融對於小微企業的支持嚴重不足。根據工商企業數據庫,我國綠色小微企業數量近850萬家,約佔全國綠色企業數量的85%,對比來看,超過全部銀行機構總數99%以上的4000多家區域性中小銀行,綠色信貸市場份額占比卻不到9%。這也說明了,中小微企業已經成為綠色金融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關鍵“痛點”之一。

加快創新綠色金融產品 加強科技識別綠色企業能力

證券時報記者:綠色信貸一直是我們綠色金融的主力軍、頂樑柱,綠色信貸該如何進一步促進全面綠色轉型?

何杰:一是加大綠色信貸資金供給,特別是對於“純綠”的需要綠色轉型的領域。今年2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的《綠色低碳轉型產業指導目錄(2024年版)》明確擴大了綠色產業覆蓋範圍,納入綠色轉型產業。綠色產業目錄一直是我國綠色金融支持領域和綠色金融統計範圍的重要依據,這也意味著綠色信貸資金流向將實質性拓寬,特別是流向碳減排相關領域。

二是加快創新碳績效驅動的綠色金融產品,特別是轉型金融、碳金融有關產品。在雙碳目標下,綠色轉型不再是部分產業、部分企業的事情,而是全產業、全領域的事情。我們國家企業融資80%來自銀行,所以銀行要承擔這個責任。當我們將企業融資成本與碳減排績效相掛鉤,綠色信貸就可以快速、高效、全面地服務全經濟體的綠色轉型。

三是加強運用科技和數據的能力,特別是在綠色企業識別認定、企業碳表現評價、氣候風險量化等方面。當前,我國已將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深度融合上升到戰略規劃高度。近年來的實踐表明,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在拓寬銀行服務邊界、提升服務效率方面已發揮重要作用,目前能在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智



何杰
民革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政協委員

“只有真正建立企業的內生綠色轉型驅動力,特別是雙碳目標下溫室氣體減排的內生動力,才能真正走在長期的、可持續的綠色轉型進程中。”

何杰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綠色低碳發展已經取得全球矚目的成效。但同時需要看到,我國綠色轉型進程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包括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引導全社會經濟體自主開展綠色低碳轉型。

我國綠色金融對於小微企業的支持仍顯不足

一方面,我國綠色小微企業數量近850萬家,約佔全國綠色企業數量的85%

另一方面,超過全部銀行總數99%以上的4000多家區域性中小銀行,綠色信貸市場份額占比卻不到9%

何杰表示,由於中小微企業數量過於龐大,資源投入和操作成本很高,更合適的方式是將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與其碳減排績效掛鉤,才能真正建立起激勵中小微企業碳減排的長期內生動力。

“數”說中國全面綠色轉型

15萬億元

到2030年,節能環保產業規模目標是達到15萬億元左右

26%+35%

2023年,我國能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較2012年分別下降超過26%、35%,成為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

超百億元

據測算,從經濟活動規模來看,我國綠色經濟活動僅佔全部經濟活動的10%左右,而轉型經濟活動的規模比綠色活動大得多,這些轉型產業到2060年的轉型資金需求超過百萬元

36.5%

截至2023年末,我國綠色貸款餘額達30.08萬億元,同比增長36.5%,高於各項貸款增速26.4個百分點

超2億噸

截至2023年末,碳減排支持工具餘額為5410億元,支持金融機構發放貸款超過1萬億元,帶動碳減排量超過2億噸

從綠色投資的角度,資本市場需要發揮哪些作用?

1 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或再融資

要加大力度支持對於研發先進低碳零碳負碳等關鍵綠色技術(例如CCUS技術)、服務整個產業鏈綠色轉型的行業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或再融資。儘快制定符合綠色標準的上市公司認定方法,統一相關業務規則。

2 大力支持綠色債券、轉型債券的發展

我國已連續兩年保持世界最大綠色債券發行市場的地位,轉型債券也迎來巨大發展機遇。轉型金融有關標準的建立可能是最緊迫的工作,包括轉型企業的認定、環境信息披露和第三方評估等有關標準。

3 以信息披露工作為抓手,激勵上市公司更加重視綠色發展,推動其將綠色轉型納入中長期戰略和發展規劃

近年來,國務院國資委、上交所、深交所及北交所均提出上市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要求,部分城市例如深圳已實施強制性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各項標準均要求披露企業短中長期綠色轉型目標、轉型目標設置依據或關鍵假設、具體的綠色轉型行動計劃及其配套的融資計劃和治理計劃等內容,可倒逼企業將綠色發展戰略落實到生產經營活動當中。

動。因此,如何在“非綠”的企業中,有效識別出具有意願、技術和能力實現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是當前面臨的一個難點問題。

國內外實踐也證明,轉型金融在支持高碳行業綠色轉型方面具有優勢。一方面拓寬了綠色資金的投向領域,從“純綠”行業轉向需要綠色轉型的“棕色”行業;另一方面,有關綠色金融的標準更具靈活性、更契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綠色轉型需求。比如可持續掛鉤債券、轉型貸款的市場規模都在迅速增長,也出現了不少創新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綠色金融,轉型金融在防止“假轉型”方面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包括要求企業制定科學、量化、分階段且覆蓋中長期的轉型目標和轉型計劃、強制實施信息披露、引入第三方獨立評估認證等工作要求,這在全世界已成為基本共識。因此,轉型金融發展初期的重點支持對象還是會聚焦在大型企業,因為只有大型企業有能力、有實力負擔上述嚴格且複雜的工作。

證券時報記者:碳金融是您很早就開始關注並推動的新興金融類型,對於碳金融促進綠色轉型方面您有什麼看法?

何杰:碳金融可以分為廣義碳金融和狹義碳金融。以往我們討論的碳金融產品,更多是“狹義”層面的碳金融,是建立在碳排放權交易基礎上,以碳配額和碳信用等碳排放權益為媒介或標的的融資活動,例如碳配額抵押貸款。“廣義”的碳金融,可以視為服務整個雙碳目標實現的融資活動,例如各類與企業碳表現相掛鉤的貸款,“廣義”的碳金融對於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促進作用更加直接、服務群體更加廣泛。

碳金融最重要的功能解決環境負外部性問題,打造企業碳減排的長期內生動力。對於大型企業來說,國內外主要採用碳交易的方式來提供激勵,通過盤活企業的碳資產、提供碳資產變現渠道,推動企業實施碳減排措施。然而,這種方式對於中小微企業來說作用有限,原因在於中小微企業數量過於龐大,資源投入和操作成本很高,更合適的方式是將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與其碳減排績效掛鉤,才能真正建立起激勵中小微企業碳減排的長期內生動力。在這一方面,廣義的“碳金融”創新是最好的抓手。

證券時報記者:資本市場是綠色金融的主要渠道,從綠色投資的角度,資本市場需要發揮哪些作用?開展哪些工作?

何杰:一是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在境內外上市融資或再融資。要加大力度支持對於研發先進低碳零碳負碳等關鍵綠色技術(例如CCUS技術)、服務整個產業鏈綠色轉型的行業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或再融資。儘快制定符合綠色標準的上市公司認定方法,統一相關業務規則。

二是大力支持綠色債券、轉型債券的發展。我國已連續兩年保持世界最大綠色債券發行市場的地位,轉型債券也迎來巨大發展機

遇。在這方面,轉型金融有關標準的建立可能是最緊迫的工作,包括轉型企業的認定、環境信息披露和第三方評估等有關標準。

三是充分發揮數據科技的力量,進一步擴大綠色金融的服務範圍、提高服務效率,要採用科技和數字化手段來服務5000多萬的中小微企業。

激勵企業“碳表現” 三方面加強綠色轉型國際合作

證券時報記者:短期來看,經濟社會的全面綠色轉型需要投入資金和成本;長期來看,這些投資有利於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何處理好短期成本增加和長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

何杰:可持續發展目標和願景是“星辰大海”,而短期的成本投入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解決短期成本增加和長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還是要充分利用綠色金融體系來打造環境外部性問題內生化的機制,進一步加大綠色轉型領域資金投入,推動形成企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長期驅動力。

具體包括三方面建議:一是建立與雙碳目標相匹配的、長期穩定的政策體系,給予市場主體明確的、長期的政策信號,特別是對於碳減排目標的長期性和穩定性。

二是搭建“企業碳表現越好、收益越高”的激勵機制,激勵企業主動減排、持續減排。目前,浙江、廣東等地均創新了基於地方企業碳賬戶的綠色金融信貸產品,包括深圳的“降碳貸”案例,真正將企業的“碳表現”和企業的利益長期、直接掛鉤,助力企業開展綠色轉型行動。

三是充分發揮數據科技的力量,進一步擴大綠色金融的服務範圍、提高服務效率,要採用科技和數字化手段來服務5000多萬的中小微企業。

證券時報記者:經濟社會綠色轉型發展是全國的共識,在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過程中,如何增強不同層面的國際交流,為我國綠色轉型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何杰:為貫徹落實《意見》提出的將“加強綠色轉型國際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要求,一是積極參與國際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金融標準制定,這是推動我國綠色金融與國際可持續金融接軌的重要抓手;二是積極加入全球可持續發展有關國際合作機制,持續做好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三是強化綠色貿易融資,順應市場規律和國際需求,支持我國供應鏈企業綠色轉型發展。目前商務部正在研究出臺綠色貿易發展專項政

策,逐步建立健全綠色貿易支撐保障體系,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提升外資企業綠色低碳發展能力。

證券時報記者:您曾擔任五年深圳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長,在這期間,您還兼任了“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2022年度輪值主席,請問在“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能做些什麼?能發揮哪些作用?

何杰:2020年9月,粵港澳三地合力設立了全國首個區域性綠色金融聯盟——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經過四年努力,在推動大灣區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的融合發展方面已取得亮眼成績。

一是打造了區域性綠色轉型金融生態圈。作為全國首個區域性綠色金融聯盟,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可以促進大灣區內綠色金融的合作與交流,推動制度標準建設、金融建設及人才培養、跨境產品融通、科技與金融融合等,充分利用粵港澳三地不同的優勢和資源,促進大灣區內各城市在綠色金融領域的協調發展。

二是推動產業協同轉型,創新綠色轉型金融產品。為推動中歐《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落地應用,聯盟設立了跨境綠色產品標準工作組,積極推進符合《目錄》要求的廣東綠色金融產品和項目在境外獲得低成本融資。

三是大力推動綠色金融標準互認。目前,聯盟已成立綠色金融標準互認工作組,在環境信息披露、轉型金融、ESG等領域共研共建一批具有創新性、領先性的綠色及可持續金融標準。另外,2022年9月,聯盟成立第三方服務機構專業委員會,共吸納粵港澳三地成員單位17家,可為大灣區提供綠色金融評估認證、碳核對、碳認證、諮詢、數字化系統等全方位、全鏈條的綠色轉型金融解決方案。

四是助力大灣區市場融合與發展。目前,聯盟已設立大灣區氣候基金工作組,研究探討以基金引入境外資金投資大灣區氣候類項目的可行模式與路徑;研究覆蓋大灣區的統一碳市場和建立碳市場跨境交易機制,如探索建立類似於“碳市通(carbon connect)”的機制,打通碳市場內外交易渠道,讓全球的投資者可以便捷地進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碳市場。

總之,我們希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推動綠色科技與綠色金融雙輪驅動的高質量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綠色低碳專業集群。



證券時報
(ID:wwwstcn.com)